

花鸟市场里，他们戴着头灯挑蟋蟀

上海爷叔：这是『子承父业』的兴趣爱好



“我觉得，上海人玩蟋蟀绝大部分是父传子的兴趣爱好，是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流淌在血液里的爱好。”岚灵花鸟市场里，上海爷叔徐晋一边逗弄着蟋蟀，一边和记者聊起儿时弄堂里和父亲、小伙伴们一起玩蟋蟀的往事。

放眼望去，整个市场里，到处都是戴着头灯，拿着一根草，撩拨挑逗蟋蟀的上海爷叔。

儿时逗蟋蟀场景记忆犹新

这个时节，走进岚灵花鸟市场，你会听到“震耳欲聋”的鸣虫声：蟋蟀、大黄蛉、油葫芦、蝈蝈……奏响着大自然的交响乐。

市场最里头的一间店铺里，圈子里昵称“六分国虫”的徐晋正撩拨着蟋蟀，玩蟋蟀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兴趣爱好。

“我现在还记得，夏天很热，父亲赤膊着上身，从床底下拿出蟋蟀罐，打开看看蟋蟀养得如何。因为白天要上班，只能晚上玩。那时候住在新天地附近的老房子，很拥挤，蟋蟀只能养在床底下。”聊起蟋蟀，徐晋不禁有些感伤，玩蟋蟀的爱好是从父亲那里“继承”、从小耳濡目染培养起来的，而父亲却已经故去很多年。

除了和父亲玩，他还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。“我们一般都去江阴路花鸟市场买蟋蟀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去原来虹桥镇的野地里抓到一只很猛的蟋蟀，战斗力非常强，把邻居小伙伴的蟋蟀打得落花流水。有个小伙伴是从香港来上海爷叔家过暑假的，当时要回香港去了，就问我这只蟋蟀，我不肯。后来，他爷爷找到父亲，父亲就把这只蟋蟀当作礼物送给了我，我伤心难过了好几天。”几十年过去，儿时逗蟋蟀的乐趣还记忆犹新。

后来，徐晋出国十多年，“那段日子，钱是赚到了，但是玩蟋蟀的乐趣没了，因为英国买不到蟋蟀，没有那个圈子。”

2012年，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，徐晋回到上海，也让他可以重拾兴趣爱好，而且更加投入，“回来以后，老房子拆迁，在水斗下面发现7个蟋蟀罐，我很激动，当即就开车去花鸟市场买蟋蟀。”

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徐晋已经养了2600多只蟋蟀，并在崇明区文旅局和绿华镇的指导下，第一次牵头举办蟋蟀团体邀请赛，“这一赛事在崇明绿华镇已经举办了18届，今年是第19届，目前有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等地16支队伍参赛，大家都是资深虫友。”

“10个爷叔8个在买蟋蟀”

徐晋只是这个时节玩虫的上海爷叔“大军”之一。岚灵花鸟市场里，走过一间间店铺，每间店铺里都有三五个爷叔在挑虫、聊虫。市场最里头一幢楼的三层，是卖蟋蟀的地摊，放眼望去，每个摊位前都坐着上海爷叔，少则一两个，多则三五位，个个戴

着头灯，一个一个打开蟋蟀罐，用草撩拨几下，看看斗性如何，再盖上盖子放回去。有人戏言，“这个时节，大概10个上海爷叔，8个在花鸟市场买蟋蟀。”

70岁的寿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。“喜欢虫一方面是兴趣爱好，另一方面这里是有讲究的。蟋蟀是‘阳虫’，充满生命力，早晨起来能听到‘阳虫’的叫声，说明又迎来了活力的一天；而油葫芦是‘阴虫’，叫声和蟋蟀不同。”寿老先生说，原来住在静安，后来动迁搬到松江，但是兴趣爱好不能放下，每年这个时节都要从松江坐地铁来岚灵花鸟市场，“一个星期来两三次，每次总要待上大半天，有好的虫就买，没有就当来消遣。”

市民朱老先生更厉害，今年已经80岁，但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，“我现在住七宝，坐公交车过来，路上一个多小时。玩蟋蟀是兴趣爱好，就是家里养两个，好玩，打发时间。今天还买了2只大黄蛉。”

老爷叔们除了执着于爱好，对卖家也很“忠诚”，基本每年都在同一个卖家处购买。像朱老先生就常在老裴的店买蟋蟀，来自江苏盐城的老裴已经在上海卖了二十多年蟋蟀和蟋蟀盆。

在三楼地摊的老位置，记者见到了山东人周起，每年7月底到10月，他都来这里卖蟋蟀，老主顾们也如约而至，“我们一开始只是会抓蟋蟀，但是蟋蟀里的道道和文化是上海爷叔们教会我的。”

蟋蟀文化传承存在隐忧

山东宁津、宁阳一带是蟋蟀的大产地，而买主相当一部分是上海爷叔。“3年没去山东了，今年去山东的上海爷叔特别多，大家都很兴奋。”徐晋说，今年很多人都是“爆仓”回来的，如果家里有100个蟋蟀盆，就买了100只回来。

市场上，除了野外抓的蟋蟀外，还有不少是人工繁育的蟋蟀。在徐晋看来，今年因为市场投放的量比较大，而购买力还没有恢复，所以整体价格比往年便宜。

在爷叔们看来，市场行情还是其次，更令他们“担忧”的是蟋蟀文化的传承，“现在年轻人都不玩蟋蟀了，等我们走了，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估计是慢慢要失传了。”

晨报记者 郁文艳 实习生 罗柳平 摄影报道

